

伊堡三季 ——土耳其Koç University交流记

2015-09-17 16:53:14

初识伊堡 对于稍有些历史关怀的人来说，伊斯坦布尔是怀古的绝佳地。在我眼中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能与之媲美：罗马帝国的余绪在此积淀、突厥王朝的荣耀在此凝聚、亚欧文明的多元在此交融。而在无数遗迹与建筑的丛林中，竟还有波斯普鲁斯的碧波宕荡。初见伊堡，是在一个异常闷热的冬夜。我经由莫斯科转机伊堡，抵达时已是深夜。在位于欧洲区深处的阿塔图克机场乘坐机场巴士，一路向北驶去，先是现代化的大楼映入眼帘，然后是人头攒动的餐厅、酒吧，接着车穿过一段旧城墙，又驶过一片水域，这是我在黑暗中初次邂逅的波斯普鲁斯海峡。在塔克西姆广场问路，霓虹灯映照的大街上，土国姑娘赠我三颗开心果，说，希望可以给我带来关于这座城市的信号。而那时我还不知，在我身后，是号称“现代土耳其的心脏”的独立大街。从地铁站搭出租，一路蜿蜒向上，远处是海峡星光点点，位于贝尔格莱德森林之中的Koç University期然而至。初到这座城市，一切的计划都显得有些用力过猛。然而不及我做些准备，orientation week的游览活动就把我拉去了历史城区。穿过城市的快速路和高楼林立的CBD，沿海峡而建欧式宫殿又突然闯入眼帘；跨过波光粼粼的金角湾，在奥斯曼的城墙背后，宏伟的清真寺群隐然若现。站在冬日暖阳下的苏丹艾哈迈德广场，圣索菲亚教堂与蓝色清真寺东西相望，教堂背后则是奥斯曼帝国的老王宫——托普卡帕宫。圣索菲亚教堂为土耳其最负盛名的建筑，其在世界古建筑史上亦是不可多得的伟大杰作。刨去前身无算，圣索菲亚现存建筑约建于6世纪中叶，历1500年时光，与伊堡建都史相当。其巨大圆形穹顶为伊堡、土耳其乃至整个东正教世界众教堂、清真寺所师法，开创一系列建筑元素之先河。教堂西南侧为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，俗称蓝色清真寺，为奥斯曼帝国17世纪初期的遗物，亦是伊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伟大的建筑赋予人强烈的在场感，当伊玛目的唤礼声响彻广场，当阳光透过悬铃木照射在宫殿内院的亭台，历史与当下交织在一起，仿佛触手可及。“时间还长，我还会来很多次”，那时是这样想。暴风雪一周后便正式开学。我选修了一门土耳其语，并旁听一门奥斯曼帝国史，渐渐进入交换生的状态。大雨过后，天气由异常的闷热逐渐转寒，才有了点冬天的感觉。一周后，一场暴风雪突至，学校连续发出警惕屋顶落雪的通知，最终因为雪势过大，导致市内交通瘫痪，课便也停了几天。2月18日一早，我踏雪出门，同其他交换生一起到位于Fatih区的市警察总署办理居留许可。由于大雪，一路通行不畅，在车流缓慢的行进中，却刚好给我时机以欣赏在异国邂逅的这场大雪。奥尔罕·帕慕克(Orhan Pamuk,1952-)——我最钟爱的土耳其作家，也是引我来土的法缘之一，在后文中我还将提及他的文字——在氏著《伊斯坦布尔：一座城市的记忆》中写道，“雪让城市看起来焕然一新，不仅把泥巴、污秽、废墟和疏忽掩盖起来，也为所有的街道的景色提供某种惊喜，某种迫近凶险的甜美气息”。雪将这座多彩的城市变为黑白影像，人们在措手不及中又满怀欢愉。雪花悠悠地停在树枝上，风一吹就散开；佩戴着头巾的女孩子们互相掷着雪球，笑语盈盈。从市区回到山上的公寓，已是下午2点、北京时间晚8时了。是夜正是除夕，在伊堡的大雪中迎来新年，令人欣喜亦难忘。自己勉强煮了顿“年夜饭”，并不可口，却也满足。跟德国、土耳其籍的室友分享了新年礼物，再和家人通话，在纷飞的雪中，新的一年便来到了。雪又下了几天才停，路面的积雪却久久不褪。趁着周末天气晴，约了台、港及美国的同学一起去历史区游地下水宫与考古博物馆。博物馆藏品于帕夏宫殿遗迹中，除考古器物外，希腊、罗马时期的雕塑、石棺琳琅满目，此外尚有瓷砖亭，多收藏塞尔柱、安纳托利亚以及奥斯曼各期的瓷砖与陶器，玻璃砖与壁龛极为鲜亮。由展厅信步而出，背后突遭雪球袭击，我们竟在此打起了雪仗。不觉间在笑闹中来到艾米诺努码头，每人吃了只香味诱人的鲑鱼汉堡后，便搭轮渡“回到亚洲”（伊堡的欧亚两部分由海峡分隔，而欧洲区又由金角湾分为南北两部，历史城区即在南部，而学校在北部，近黑海。每次到亚洲区，我们都戏称自己“回到亚洲”。）冬日的海峡是深蓝色的，冬日的伊堡交织着黑与白。“说不出”的烦恼在到达土耳其的第二天，我便意识到语言的难题。那天一早，我从公寓出发去校区，打算熟悉一下环境，并采买些生活用品。出门后却找不到校园指南上讲的公交车（那时还不知道这边的公交都有时间表），差点错过上另一班，幸亏得司机指路，顺利搭上共乘小巴。到了学校区却找不到餐厅与超市，路上遇到一位大叔，不会讲英语，但他热心为我带路，终于找到食物。不懂价格多少，收银员便拿出相应的纸币、硬币展示给我看，甚是可爱。超市里使用的却是自助购物机，满屏的土文真是太有杀伤力。几天过后我终于了解，英语在这里并不很通，学校里还有学生可以帮忙翻译英语，在商店里要想成功买到需要的物品，还真有点麻烦。在超市买东西基本靠猜，猜错是正常的，时常买来些用不到的东西；食物倒是通俗易懂，回到家却看不懂烹饪说明。电器的使用也历经波折：一台洗衣机，研究了两三天，查了各种字典，才敢把衣服丢进去，却还是被洗烂了。我虽修了土文课，却是从最基础处学起，要想完整地说句话，恐怕等到交流结束，也还没学到这么多单字。第一次当“外国人”，有趣中又有些无奈。不过，热情的土耳其人总不会让人失望：街上的行人总会热情地同我打招呼，虽然会的土语不太多，每天借各种机会多讲讲，却也有了点滴进步。慢慢的，这种“说不出”、“认不得”的烦恼，随着不断的学习而显得不那么棘手了，街上的标牌、指示也可以看懂几个词，有些甚至还能猜懂意思，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的乐趣，原来是一件如此有吸引力的事。海峡我对海峡有着极深切的向往，这种向往中掺杂着以往阅读的经验，与一种对生命与历史的独特关怀。伊斯坦布尔的力量来自波斯普鲁斯：大海给城市以生命力，让人感受到自由与无束缚感。在看了一个月余的冬日海峡后，春天好像一下子就来列眼前，海峡的颜色不再是深蓝，转而变为透明的碧绿。乍暖还寒的时候，我从山下的Sarıyer镇搭车，沿海峡自北向南行，去参观位于Beşiktaş的多玛巴赫切宫。此宫为奥斯曼帝国于19世纪中叶建造的新皇宫，通体欧式风格，喷泉、宫殿、美池、佳苑，修木参天，尽收海峡碧色，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亦逝世于此。访毕，又和友人搭电车去到Karaköy，面向金角湾而坐，远处历史城区的山丘就倒映在盛着红茶的郁金香杯中。坐在开往Kadıköy的轮渡上，我与友人皆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激流不断拍打着船身。伊堡的初春，虽尚没有盛开的郁金香，却有波斯普鲁斯的温柔怀抱。在以后的几个月间，我不断地从各个渡口搭乘轮渡、参加海峡游览，看波斯普鲁斯不同的景色，越爱她，越觉得看不够。“在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伟大、历史悠久、孤独凄凉的城市中游走，却又能感受大海的自由，这是波斯普鲁斯海岸之行令人兴奋之处。”五月中旬，气温渐渐攀升，一次在亚洲区的海峡边漫步时，我见到了奥尔罕曾在书中提到的一件事：在海峡中游泳。在接近少女塔的地方，男人们亦裸着上身，鱼贯而跳入海水中，海面波光粼粼，一改往日的沉静。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怯怯的不敢纵身一跃，父亲在旁鼓励，他踌躇几下，终于在水面留下属于自己的浪花。波斯普鲁斯造就了这独一无二的景致，带给人们最特别的消夏乐趣。海峡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荣辱与兴衰。伊堡作为世界名都，在上世纪中叶遭遇长时期的衰落、土耳其民族复兴的情感与个人、家庭生活与历史相结合。家道中落的奥斯曼世家，陷入贫困的帕夏子孙，在西化与传统中不断切换身份却迷失自我的人们，在无数个无所事事的日子，波斯普鲁斯是他们仅有的慰藉。这座城市所背负的历史文明，为他的居民带来额外的忧愁，而那却也是他们的幸运所在：无论生活如何发展，他们都能漫步在波斯普鲁斯沿岸。郁金香 郁金香是我极爱的一种植物，原产伊朗高原，耐寒性强，种植历史悠久。它似乎是伊堡的象征：城市交通的标志即是郁金香与城堡形状的结合，而土耳其人最爱的红茶，也是盛在郁金香形状的杯中。春末夏初，是伊堡最美的时节，也是郁金香的花季。在城市道路的绿化带里，在公寓邻居的阳台上，在每一座公园中，仿佛一夜之间，花儿们一下子都开了出来。在公交车上看到了“郁金香花节”的广告后，我便按图索骥，到位于历史城区的玉哈内公园一窥芳颜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郁金香：红的、白的、粉的、橙的、金黄的，阳光洒在每一朵花身上，花瓣仿佛是透明的。公园里到处是拍照的人们：结伴春游的中学生、慈爱的父亲与美丽的小女孩、年轻的母亲与可爱的婴儿、相携的老夫妇，一切都是城市里最鲜活生动的气息。川端康成说，美是邂逅所得，是亲近所得。美好的植物带给人们欢乐与幸福感，正如郁金香与大家每年此时的约定。夏夜 我热爱伊堡的夏夜，清风习习，夏虫在林间啼嘘。学期末将至的几个夜里，我在学校里连看了三四场演出，有土耳其民族器乐演奏，有golden songs合唱表演，有民族舞蹈比赛，亦有流行音乐会和摇滚音乐节。演出内容各不相同，观众的乐感却是一样的厉害：和着音乐花式打节拍，兴之所至更在座位上起舞，气氛好极了，连我这笨手笨脚的人都不禁融入其中。每次演出，我都趁兴而至，伴星月归，内心充盈着美好——艺术打破国界与人种，给人以无上的幸福体验——来自各处的人们，怀着不同的心境与目的，一同欣赏音乐，而获得同样的感动与温暖。也是在一个夏夜，港澳台的华人交换生一同到Cevahir商业中心的餐厅聚餐，欢声笑语中，行将离别的悲伤也渐渐涌上心头。我想起大家几次聚在一起，一人烧一道拿手菜，同解思乡愁的画面，那是初到异国时最甜美的慰藉。这些人，是和我同天出生的弟弟Lee，每次见面都会异口同声说“我又胖了”的Aubrey，温柔可爱、给我烧美食吃的柠柠，我们互为彼此伊堡记忆的一部分。在Sarıyer镇的街上，我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换生Inna告别，她会和我一同在伊堡游荡，我们一起爬Eyüp山，看金角湾最美处的风景，一起乘船到王子群岛吃土耳其冰激凌，一起看橄榄球比赛，分享彼此的故事与心情。和Lee跟Miz的告别，也是在Sarıyer的公交车站，我们无意中遇见，却是在分别的时刻。我相信人生中的每一次相遇都是命中注定，我相信缘分并非巧合，而是各自生命体验的重叠。在这次伊堡的交换生涯中，和台湾同学的交

游，让我重温了本科在台湾的交换经历：听他们操着台湾腔，一起讲椰林大道、淡水夕阳、阳明山夜冲，仿佛一切如昨。或许我喜称这座城市为“伊堡”，而非大陆惯用的“伊斯坦布尔”，正是这样的缘法。伊堡的夏夜终是难忘的，我也在夏夜离开，与它作别，然后盼望再见。